

WENXUE
QUTAN

文学 趣谈

江西人民出版社

1206/31
DFS6/11

文学 趣谈

陈昌怡



20868997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南昌

868997

文学趣谈

陈 昌 怡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顺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9,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6,000

统一书号: 10110·220 定价: 0.40元

DFS6/11
目 录

引子	文苑拾英话魅力	(1)
一	黄州菊花遍地金	(4)
二	荔枝庭院鸂鶒飞	(7)
三	《高山流水》的新生	(11)
四	诗瓢·锦囊·材料	(15)
五	原上草与芦苇稻	(19)
六	书中自有	(22)
七	真情赢得西施来	(26)
八	唐备诗三首	(30)
九	林逋咏梅与彭湃改诗	(34)
十	李渔的誓言	(38)
十一	任他离恨一条条	(42)
十二	从王安石下棋谈起	(47)
十三	扫取寒梢万丈长	(53)
十四	诸葛亮六出祁山	(57)
十五	白居易诗的价格	(62)
十六	千口剑 万条枪	(66)
十七	司马光岭头吟诗	(70)

十八	三幅美女图·····	(74)
十九	“强说”不如“欲说”·····	(78)
二十	数字的艺术·····	(82)
二一	标点的有无·····	(88)
二二	雷希颜的不平·····	(92)
二二	谢安折屐·····	(96)
二四	“海真大啊!”·····	(100)
二五	神理难见 搔首示意·····	(104)
二六	动中图形 更见其真·····	(109)
二七	“我叫大炮”·····	(112)
二八	王实甫死于《西厢记》吗·····	(115)
二九	笔墨耕耘二十年·····	(118)
三十	微瑕须细评·····	(121)
三一	贾岛乞联祭诗·····	(125)
三二	焚书种种·····	(128)
三三	饮诗、责子、秘诀·····	(131)
三四	“一挥而就”的秘密·····	(135)
三五	苏东坡画竹作字·····	(140)
三六	柳词的两种评价·····	(143)
三七	改“恨”为“幸”一字师·····	(147)
三八	“乐唤春秋”的价值·····	(151)
三九	令狐绹解诗·····	(155)
结束语	卢延让呜咽流涕登文坛·····	(158)

引子 文苑拾英话魅力

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
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

这首诗里，那年纪颇大，自称“老夫”，一读起诗来竟象孩子一样，连早饭也不吃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他早起乘船，却无意于山光水色、朝霞云飞，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读唐诗和半山诗集。特别是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一类的绝句佳作，使他心不能二用，目不旁视。他手捧诗卷，迎着徐徐清风，读了一卷又一卷。诗，使他不思饥渴而余香满口，不吃早餐而胜似早餐。

杨万里读诗可以“当早餐”，宋代的另一位大诗人陆游即有读诗当晚餐的体验。晚年的陆游曾回忆起自己十三四岁时的一件往事，写道：“偶而在藤床上有陶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

优秀的诗篇这样使人废寝忘餐，优秀的文学还可以使人如醉如痴。高尔基曾这样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我记得，我在圣灵降临节这一天阅读了福楼拜的《一颗纯朴的心》，黄昏时分，我坐在杂物室的屋顶上，我爬到那里去是为了避开那些节日的兴高彩烈的人。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好象聋了和

瞎了一样——我面前的喧嚣的春天的节日，被一个最普通的、没有任何功劳也没有任何过失的村妇——一个厨娘的身姿所遮掩了。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没有趣味”的一生的小说里去以后，就这样使我激动呢？在这里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我不是捏造，曾经有好几次，我象野人似的，机械地把书页对着光亮反复细看，仿佛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猜透魔术的方法。

从杨万里、陆游、高尔基的这种经历和体验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文学可以使人沉迷其中，忘记吃饭睡觉，甚至乎忘记一切，“好象聋了和瞎了一样”。文学吸引人的力量有多么巨大啊！

优秀文学作品的这种迷人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吸引力，童年时代的高尔基把书对着阳光，竭力想从字里行间照出来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魔术”，正是文学艺术的魅力。

文学作品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影响千千万万群众的精神力量。老托尔斯泰曾经指出：“真正的艺术作品能做到这一点：在感受者的意识中消除了他和艺术家之间的区别，不但如此，而且也消除了他和所有欣赏同一艺术作品的人之间的区别。艺术的感动人心的力量和性能就在于这样把个人从离群和孤单之中放解出来，就在于这样使个人和其他人融合在一起。”在我国历史上，曾有“王穀举生平得意句，市人为之罢毆”、“李涉赠相逢莫避诗，夜客为之免剽”的种种传说，足见文学的“感动人

心的力量和性能”了。在南北朝时，陈伯之叛梁投敌以后，他的朋友丘迟竟以一封长信晓以利害，打动其心，“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优美文字描绘出江南动人的春景，或许也曾深深地勾引起陈伯之的故国情思，使他终于再次反正回到梁朝。在文学史上，一部《红楼梦》，曾使多少人叹息连声、痛哭不止；一出《牡丹亭》，又曾使明、清两代多少痴男痴女感动得死去活来；而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又曾使当时多少德国青年痛不欲生，甚至自杀时也要穿上“维特装”，带上这本小说；而一本《怎么办？》不是使伟大导师列宁也爱不释手么？列宁竟然在一个夏天，连续读了五遍，然后连声称赞：“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文学能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

优秀文学的迷人的力量，是作家艰苦劳动和创造的精神果实。千百年来，许许多多诗人、作家生产了众多的使人入迷的艺术品，他们的实践经验和创作成果，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借鉴。

古人云：一落叶能知天下秋。这是说，从某些细微的变化中，人们可以发现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发现某种规律性。我们也不妨去古代文苑中拾几瓣落英，观察一番，它们或许能透露出文学艺术具有魅力的某种信息，也许能多少给我们一点儿有益的启示。

一 黄州菊花遍地金

“王安石三戏苏学士”的故事出自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苏东坡乱改菊花诗，被王安石戏弄，就是“三戏”中的一“戏”。

有一次，苏东坡到王安石家里作客，在王安石的书房里看见一首尚未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东坡见了，想：菊花在秋霜中开放，纵然焦干枯烂，也不落瓣，何来“遍地金”呢？他断定是王安石写错了，便提起笔来续写了两句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放下笔，他便不辞而别。

王安石回到书房，发现苏东坡续了两句诗，责备自己没有“仔细吟”。他想了想，便决定派苏东坡去任黄州团练使。王安石的意思是，让苏东坡去黄州实地了解一下，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遍地金”的菊花，让苏东坡自己去得出续诗写错了的结论来。后来，苏东坡赴任黄州，第二年秋天，他赏菊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后院的菊花果然在西风中纷纷落瓣，确确实实“遍地金”。黄州菊花终于使苏东坡认识到自己的续诗写错了。

苏东坡去续诗，批评王安石，并不是因为他们政见不同。历史上的苏东坡对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不怎么赞同的，似乎是有点怪王安石操之过急，因而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他对王安石在文学方面也有所批评，他在《答张文潜

书》中甚至批评得很尖刻，还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尽管苏东坡与王安石在政治、文学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他对于身为宰相，腹满经纶，知识渊博的王安石还是十分敬重的，对王安石的文学造诣也是钦佩的。他之所以要去续诗，大概并不是因为有上述分歧，而是因为他觉得菊花不可能“遍地金”，王安石写诗考虑不周到，写得不合生活实际。他的续诗，也不过是提醒诗人要写得真实些，注意春花与秋花的区别，劝告诗人“仔细吟”。这位续诗的苏东坡用意其实还是好的，至少并不带什么恶意。他为了诗的真实，敢于这样“直言”，既可以看出他努力追求诗的真实，决不马虎，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爽快直率的人，这种精神品德就更为难得。

但是，苏东坡的续诗到底还是续错了。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是好心办了错事。那么，他为什么会续错呢？说穿了，是这位续诗的苏东坡在生活知识方面还有缺陷，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般，不知特殊。一句话，他对菊花的了解还不全面。大家知道，菊花又称为黄花，在黄巢那著名的菊花诗中，就有“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美句，在李清照词里有“人比黄花瘦”，在毛主席的词里有“战地黄花分外香”。一般来说，菊花是跟桃花、梨花不同的，它不落瓣。宋末元初的郑思肖就曾这样描写过不落瓣的菊花：“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

头抱香死，何曾吹落西北风？”所以，苏东坡讲“秋花不比春花落”，并不是瞎说一气，而是有一些根据的。然而，世界上偏偏还有跟“春花”一样的“秋花”，黄州的菊花偏偏“落”，而且“遍地金”。这样，苏东坡劝告别人不要想当然，自己却偏偏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冯梦龙是在编故事，写小说，这“苏东坡乱改菊花诗”的故事无疑也是虚构的。不过，这虚构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告诉我们：知识是学不完的，生活经验的积累也是没有止境的。写一株菊花尚且如此不容易，需要有如此广泛的了解，那么，作为诗人作家，既然要描绘广阔的生活画面，刻划各类人物，他对各种人物，对各种民情风俗，各地的气候环境，等等，不是更应该了解得尽量多一些吗？

社会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又是那样变幻无穷，是一本我们读不完的教科书。不断地在实际生活中观察，了解，积累，不断地丰富自己，永不满足，对文学创作是十分有益，非常要紧的事。人们说，这是创作的前提，有所成就的基础。大诗人陆游大概是对此感受颇深，所以，谆谆告诫他的儿子说：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二 荔枝庭院鷓鴣飞

宋人孙莘老曾经在福建多年作官，对当地特产荔枝是很熟悉的，后来他写了十首荔枝诗，得到许多人的称赞。但这荔枝诗中却有两句诗引起了一番争议。这两句有争议的诗是：

“儿童窃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满院飞”

孙莘老的这两句诗，除了“格磔”二字以外，从字面上看似乎并不难懂。“格磔”就是鷓鴣。古人写诗，模拟鷓鴣的叫声，在诗人常常写成“钩辀格磔”，如“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久而久之，“格磔”就成了鷓鴣的代名词了。当然，古诗中鷓鴣的拟声也不止“格磔”，有的还写成“懊恼泽家”，如“懊恼泽家非有恨，年年长忆凤城归”。此外，由于诗人处于某种特殊环境中，听鷓鴣的叫声也不免触景生情，于是，即使是拟声也会带上自己的感情色彩。这就是鷓鴣鸣叫还有人拟声而写成“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原因。孙莘老诗句中的“格磔”就是“钩辀格磔”，仅指鷓鴣，并没有那触景生情的意思。有人认为这是指“百禽”或“飞鸟蜂蚁”，恐怕与原意是有出入的。弄清了“格磔”是怎么回事，孙莘老上面那两句有争议的诗就可以看出大体的意思了：荔枝刚熟，

急于尝新鲜的孩子们便瞒着家长，偷偷地爬上院子里的荔枝树上去采摘，结果，把栖息在树上的鹧鸪惊得满院子乱飞。应该说，孙莘老这两句诗意思并不太易懂，而且颇有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

那么，这两句诗又怎么会有争议呢？实际上，争议还是因为“格磔”二字引起来的。有人正是根据“格磔即鹧鸪”，对诗句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者认为：鹧鸪一般不栖息在农家庭院之中，且又不喜欢吃荔枝，夏天也不是鹧鸪飞的季节，所以，孙莘老的诗“碍理”，即不合情理，不真实，“语意虽工，亦诗之病也。”总之，批评者认为，荔枝庭院岂有鹧鸪飞呢！

这种批评意见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认识一下鹧鸪了。据《岭南录异》说，“鹧鸪，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可见，福建是有鹧鸪的，孙莘老的诗写了鹧鸪决不是无有生有。那么，鹧鸪的生活习性又如何呢？新编的《辞海》在“鹧鸪”条下这样写道：“……栖息于生有灌丛和疏树的山地。鸣时常立于山颠树上……主食谷粒、豆类和其他植物种子，兼食昆虫。分布在我国南部。”由此可知，批评者说鹧鸪“非庭院之禽，性不嗜荔枝”还是有根据的，也不是乱说一气。其次，关于“鹧鸪飞”的时间季节。在古代诗歌中，“鹧鸪飞”、“鹧鸪鸣”一般是暮春三月，“梅雨”时节。可是，孙莘老的诗中，“鹧鸪飞”是在“蝉鸣荔熟”的夏天。就此而言，批评者的意见也还是有些道理的。

那么，是不是孙莘老在宋朝年间看见的鹧鸪跟现在的鹧鸪生活习性完全不同呢？那也未必。经过几百年时间，鹧鸪

或许也会有些变化，但不会变得这么大。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不妨看看古代诗歌中所描写的鸬鹚，从中了解古代鸬鹚的生活习性。历史上有名的鸬鹚诗出自唐代的郑谷之手，因为写了这样一首名诗，当时人们还给了诗人一个“郑鸬鹚”的雅号。其诗云：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

从这诗中可以看出，唐代鸬鹚与当今鸬鹚的生活习性是差不多的，它低飞“青草湖边”，宿于“苦竹丛深”。孙莘老生活的年代离郑谷作诗的日子比我们近得多，那时的鸬鹚应当与“郑鸬鹚”诗中所描写的鸬鹚更为相似了。所以，用年代不同，鸬鹚也不同意来解释孙莘老的诗句，也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看来，孙莘老的诗句确实有一点毛病，别人的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孙莘老既然在福建作官多年，那里有鸬鹚也有荔枝，照理他诗中的鸬鹚也应当写得象实际生活中的鸬鹚，因为他是熟悉的。可惜，他诗中的鸬鹚偏偏栖息于农家庭院的荔枝树上，被“窃食”的孩子惊得乱飞。这说明，他对鸬鹚虽然或许见得不少，但是观察却并不太细致，所以一旦入诗，便产生了偏差。这种现象，其实也不值得奇怪，因为天天看见的事物，其实也未必就观察得非常细，了解得那么全面。比如牛和鸟，人们不是几乎天天可以看见吗，可是，偏偏会出现

“黄荃画飞鸟，颈足皆展”，偏偏会出现戴嵩画牛“掉尾而斗”。黄荃、戴嵩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画家，他们作画，对这种常见的描绘对象，不是也有差错吗？这就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那怕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事物，要真正熟悉，是多么不容易。艺术家对事物的观察要细而又细，又该有多么重要！

有人说，文学描写的才能首先是观察生活的本领。这话确实有道理。细致地观察，是准确、生动描写的前提；否则，就难免要“荔枝庭院鹧鸪飞”了。正因为细致的观察如此重要吧，所以，哥德会说：“无论如何，要不怕辛苦，充分地观察，然后才可以描写。”孟德鸠斯说：“我以观察为生”！而狄更斯呢，他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的，他甚至注意到，大乌鸦的眼睛平时是黑而有光泽的，如果光线正对准眼睛，便变成“灰眼睛”了。大作家们对生活的观察就是这样的细致，这就难怪他们描写起来会那么准确了。

有志于文学者，一定要作一个细致观察的有心人，而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浮光掠影，甚至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所谓“见得多”。

三 《高山流水》的新生

《高山流水》是伯牙的名曲。

伯牙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曾经拜成连作老师学习音乐。三年过后，伯牙的学习快要结束了，老师要他作个曲，看看能否“毕业”。伯牙便作了一首《高山流水》，并演奏给老师听。连成听了，似乎不太满意，说：“现在我不能再教你了，我带你去我的老师那里深造吧。”成连把伯牙带到东海的蓬莱岛上，指着海岛对伯牙说：“我的老师就在这岛上，你自己去找吧。”说完，师生约好再见面的时间，就分手了。

伯牙上了蓬莱岛，跨小溪，穿飞帘，越狭谷，爬陡壁，找遍了全岛。然而，除了飞泉溪流，重岩叠嶂之外，没有看见一个人影。但他并不灰心，相信老师是不会骗自己的，还是一天又一天地找下去。累了，他就面对山泉溪流，弹琴自娱；休息过后，又继续去寻找。一天一天过去，淙淙山泉，潺潺溪流，慢慢融进了他的曲中。有一天，迎着朝阳，伯牙爬上了蓬莱最高峰。只看见奇峰耸立，林木苍苍，悬岩峭壁，烟雾缭绕，瀑布飞泉闪光耀眼，小溪成了一条条金色的丝线，大海象一个温柔的姑娘平静而安详……于是，他豁然开朗：老师啊，您原来在这里！

伯牙虚心学习，求师不畏艰辛，终于获得了成功，是值得赞美的；他的老师成连，不仅教给学生作曲的基础知识，

而且在学生进入创作的阶段，抓住关键问题，及时给以得力的指导，也不愧为好老师。成连把学生带上蓬莱岛，让他对所描写的对象，亲自去观察，去体验，对山山水水获得具体的感受，产生真实的情感，这样，入山深，就能知山真，《高山流水》的新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山山水水，实际上就成了伯牙创作的最好老师。

伯牙在蓬莱岛上找到的那位最好的老师，同样也是文学创作的最好老师。伯牙豁然开朗获得的创作体验，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也是必须懂得的。实际上，伯牙写《高山流水》时碰到的难关：写高山，山不高，写流水，水不流，这种情况在文学创作中也是会常常遇到的。生活中那些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物，一到纸上，有时竟然会徒具人形，没有生命，象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生活中那些活生生的个体，一到笔下，便会忽然消失那些鲜明的特点，甚至男女老少大人小孩，几乎都在用同一个脑袋思想，用同一张嘴巴说话。这情景，跟伯牙当初写《高山流水》几乎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写山不识山，写水不识水，自然写不好。要写出人的千差万别，写出他们鲜明的个性，没有细致的观察，没有深入的体验，就更会难上加难。可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形，有时便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是不是自己没有才能，不懂技巧，喝的墨水少了，在苦恼之余，茫然不知所措。这时，也往往不会想到要象伯牙那样去上蓬莱岛，去亲自体验，去拜一个真正的老师。

记得有个外国文学家说过，那些粗粗经历过的事并不能用来作文学创作的材料，只有那些有深切体验的事物才能成为创作的原料。这话是有道理的。粗粗经历的事，自然体验